

# 史記

七十之七十九

列傳  
張儀  
樛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王翦  
孟荀卿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蔡澤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若。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婦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倍。鄭玄子母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辭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倍。鄭玄子母讀書



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  
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  
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安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巨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  
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張儀傳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  
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  
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  
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  
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  
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  
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  
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  
訓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  
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燕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  
索隱曰且音巴謂巴蜀之美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  
草名今論已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得名所以  
張儀傳

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誰周蜀人也知天  
苴之音讀為巴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  
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  
午道伐蜀王自葭萌御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  
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  
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  
五里故葭江縣也巴子都江文只來告急於秦秦惠王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  
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畢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

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鄆城水出北山鄆溪又有故鄆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鄆溪相近之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魏絕南陽道即太行羊腸改道也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正義曰是

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黑之路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

口也令楚兵臨鄆南塞轅轅鄆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當在河南伊

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

張儀傳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謂得土地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三川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表儀傳

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午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

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口。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

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二十四年周顯王之三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張儀傳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北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外即卷街燕酸棗據卷街酸棗卷上權反街以善反○索隱曰卷在劫衛取陽晉

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街燕酸棗據卷街酸棗卷上權反街以善反○索隱曰卷在劫衛取陽晉

州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捩國針鳩反

張儀傳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史記卷之七



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張儀傳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  
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  
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張儀傳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  
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  
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曰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張儀傳

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

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栗不如者勿與持火，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忽忽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張儀傳

汶音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

音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

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

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牂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備

音四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地名曰：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張儀傳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

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大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

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曾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混本一

作提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身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韓地險惡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

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踔

踔科頭

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徧舉一足曰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踔又音劬戰國策作

虎執

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

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跋後蹄間三尋

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跋於後跋音烏穴反跋謂後足

快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

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楊祖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

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  
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此魯嘗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  
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  
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張儀傳

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

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

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

于偽反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

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

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

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慶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張儀傳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

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邯

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謂同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拍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關則潔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問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華川地也。趙入朝澠。反。編善。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謂同。正義曰謂同。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駟正義飾音勅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備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涸兵。軍於滏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張儀傳

侍蘇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縱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滏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  
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此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張儀傳

之塞

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

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斗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執啜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執啜厨人

進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象牙插○正義曰笄今簪也麻手笄山在許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燕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張儀傳

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張儀傳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

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張儀傳

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二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張儀傳

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

館，豈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令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曰主正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各術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張儀傳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

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

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請謁事情索隱曰

秦之緩急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中國謂關東六國



無事不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秦得燒撥焚杆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

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製也戰國策云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

山東諸國索隱曰謂秦求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親義渠君也○

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

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

絲綿布帛等一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

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乃起兵龍襲秦大敗秦

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

太史公曰二三晉多權變之士夫三晉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上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關

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要之此兩人具

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頗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樛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

有樛樹故曰樛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樛里故號曰樛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

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口成章詞不窮

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淫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

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滑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較秦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樛里子右更索隱曰右

更秦第十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

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首八萬十一年擄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擄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

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擄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擄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

宜陽使擄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安游騰為周說楚

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

擄里子傳

戰國策以仇酋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井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

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

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曼文諫曰不可

此小所以事大而令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遺之廣

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兵

仇猶遂云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

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擄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擄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

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日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擄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擣里子將伐蒲

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巨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羊也

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人姓名

也胡衍為蒲謂擣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

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衛今伐蒲入

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井衛於魏魏必彊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擣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三言之以德衛君擣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擣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手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擣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擣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擣

里故俗謂之擣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擣里子傳



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史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

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樗里子傳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

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首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鉉

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牽度反昔

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曾參之

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

正義曰秦邑

正義曰秦邑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樗里子傳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奭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

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

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



曰趙系家昭王名搜系本云名側王毋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

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維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韓使公仲侈告

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

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

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

樗里子傳

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

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壁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

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

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

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王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



闕烏曷反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

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君日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

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亦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

秦土雖愛君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

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承傳里子傳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

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其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宜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今公徒收



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

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心不解秦楚

爭疆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

此利於秦也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

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

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

遂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心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

拔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甘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樗里子傳



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穀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穀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執，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作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孫子傳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復音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廷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環。音休。軼反。戰國策一作。緣字。正義曰：許緣反。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



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而卒包越國亂故  
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而郡江  
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  
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  
東正義曰吳越之城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  
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

經史子傳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主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  
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  
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  
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極野里子傳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  
死處矣張唐曰請囚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側，奚反，二音實。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今秦有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

德羅子傳

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擣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懷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擣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

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八子也

其先楚人姓

芊氏

正義曰芊三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

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

先武王死

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

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

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

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

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



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涇陽君涇陽君索隱曰名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兼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樛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

六枝族傳

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批亦蓋是一人請以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

廣云依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

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

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

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

富於王室昭王二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

穰侯傳

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亦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

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

拔邯戰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

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無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

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

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

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負戾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三言秦蠶食



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郊入北宅

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

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

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求秦質子恐不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

然必被秦欺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

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

西矣傳

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郊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

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

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

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

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

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

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

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

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



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  
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  
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於反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  
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陶安邑是得河東地  
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  
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  
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

穰侯傳

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  
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為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  
如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郊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  
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敝卅邑之王

三十九 史記卷之二十一



曰正義曰謂齊王也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

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

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

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

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

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

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穰侯傳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

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

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昭王二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

剛壽徐廣曰齊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龍巖立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

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宮於

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傳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

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

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善縣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

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郢鄧二

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破州郭下縣遂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

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

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

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

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

白起王前傳

北三十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

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

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

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

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史記卷八十三



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

穎川○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

諸地記穎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

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穎川郡按既攻緱氏

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統攻韓取上黨上

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索隱曰地理志

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斤

兵索隱曰謂犯秦秦斤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

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索隱曰鄆保城尉官也○

日起王前傳

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七月趙軍

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

曰一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

作衆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

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

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

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



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

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

哥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

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哥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

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遂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

白起王剪傳

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

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

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

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司馬

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



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二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二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百起王翳傳

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於秦士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

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正義曰入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四十六



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曰：「其兩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

白起王則羽傳

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

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

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

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趙卒詐而阮其四

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

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以山歸秦之眾膠積成兵則後日之

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

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

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

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

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

之補祖惠諸侯之抹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

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

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

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

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

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

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割戰也

索隱曰捲音秦祖音濁莫反字亦作絞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

馬胡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白起王翦傳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

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

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

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正義音計而還正義音計秦使翦子

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

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二晉走燕王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

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頓陽李信攻平與音余  
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  
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汝州郊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樊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北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居之

白起王翦傳

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也城父之名地理志云預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各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頓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恃亂正義曰罷能音皮恃音指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



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負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徐廣曰：善一作畝。索隱曰：謂使者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一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目起王翦傳

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

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

而東。王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

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

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

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

白起王翦傳

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逆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敝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鄒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

齊卿鄒

受業于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  
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  
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  
也萬姓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  
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孟子下句傳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  
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  
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  
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  
判以來五德轉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或六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榮感諸侯者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音裨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曰裨。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孟子荀卿傳

化者是易常間而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

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徹席。

索隱曰：按字林云：徹音疋。結反。韋昭音敷。幾反。張揖三蒼訓詁云：徹拂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被擁帚而却。

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

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王運索隱曰：仲尼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曰：仲尼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術執說。怪災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

義伐紂。而玉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



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

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出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

湯以王，百里奚飢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

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涇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白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

子孟子荀卿

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久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容者，見髡

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

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選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比魯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孟子荀卿傳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夔炙轂徐廣曰一作亂

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夔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

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依輶轉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

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

名過與錮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

師齊尚脩列大夫之轂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

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列大夫康莊

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

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

孟子荀卿傳

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

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

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

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

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

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劇子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



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正義曰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正義曰魏志李悝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孟墨翟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巨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孟子荀卿傳

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械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為械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城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誑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理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

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

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發太子更立外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

田忌懼懼成侯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

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



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

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

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

威宣二王文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

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

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楚威王

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

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

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

子孟嘗君傳

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

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

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

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

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

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

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

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

史記列傳十五



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  
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  
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  
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  
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雲又，有耳孫亦，是  
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  
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音揭，謂褐衣，  
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  
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維，季反，猶  
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

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  
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期年，謚為靖郭君。

白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取○索隱曰：謚為靖  
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  
王舅父駒鈞封靖郭侯是也。  
取音鄒亦音緹，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

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  
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  
舍業者，

捨奔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  
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  
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



戚居處。客去。子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爰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

子孟嘗君傳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姐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姐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音昭。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



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藏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傳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愛慕孟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

六十三 史記列傳十五

五



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正義

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今弊邑深合於秦而

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今弊邑

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

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

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

子孟嘗君傳

矣秦本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

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

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

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徵記姓而略其名三

反而不致一入子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

與之以故不致入子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

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子孟嘗君乃奔索隱

曰湣王三十四年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

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史記田甲傳



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  
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  
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  
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  
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相呂  
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  
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  
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  
相秦之二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又禁天下  
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子孟嘗君傳

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齊無秦則天下集  
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  
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  
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  
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  
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  
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  
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



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師見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鄰。玄曰：常或下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龍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各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孟嘗君傳

也。初馮驩音歡復作爰音許表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早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綈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綈音矣，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各音蒯。繅之蒯，綈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綈也。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

六十六



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傅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借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二千餘人。

子孟嘗君傳

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謹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

六十七 已山書房



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面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

子孟嘗君傳

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

孟嘗君傳

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



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王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

世嘗君傳

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曰：趨音娶，趣句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曰：過光則反朝音潮，市之非行列者，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

好朝而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

平明側有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二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

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

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

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

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



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子孟嘗君好客  
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式證反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鯪公子傳曰

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嬖者般亦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雙音辟散音先寒

反亦作珊音同正義雙賊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明日嬖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宮反罷癘皆疾言腰曲而背



也。擢高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  
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  
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  
璧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  
君乃斬笑璧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璧者，因謝焉。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  
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

平原君傳

邯鄲

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  
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  
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  
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  
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



壁言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  
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  
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  
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繫  
曰發一作廢鄭云云比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  
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是兩言

孟嘗君傳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  
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  
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  
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  
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



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  
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  
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  
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駝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惣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  
取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  
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

平原君傳

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

索隱曰歃音所甲反

公等錄錄

○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爲不失天

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

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鄆急且降平原君其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曰各談太史公詩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

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

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

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

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戰士士方其危苦之

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

平原君傳

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

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

鄆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

義曰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温城移縣於此

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

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

史記卷八十五 平原君傳第六十五



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  
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  
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  
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三日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  
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又過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侯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基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

平原君傳

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  
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  
也及至頌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瞽使不  
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索隱曰辯音聖行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簞徐廣曰躡草履也躡音長柄簞音登筮立

有柄者謂之登索隱曰躡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

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誰周曰食邑於虞○索隱

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云一

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未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



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

平陽君傳

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  
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  
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  
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  
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  
秦必不如韓魏也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  
曰為足下解其負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  
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  
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

平原君傳

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  
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  
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  
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  
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  
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



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  
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  
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  
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  
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  
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三只公之私索隱曰按  
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

平原君傳

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

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

婦人為之自殺者一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

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二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

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

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有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是且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而乘趙之弊。公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

上京君臣傳

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趙王曰。略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



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去趙於是封虞卿  
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  
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音如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虞卿入見玉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王  
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  
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  
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臣小國請  
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  
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

平原君傳

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

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

相與應矣有仇秦求之為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

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波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

窮愁而著書也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

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曙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負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

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外何然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



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向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科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

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

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卷之二十一

文頴曰作高士撫膺



上作結棹。結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

大臣謀公子上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魏王曰為于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

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

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

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

隱士曰侯贏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贏年七十家貧為大

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

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

信陵君傳

信陵君傳

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

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

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

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

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

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



客索隱曰編音遍發其告也賓客比日驚酒酣公子起

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

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狂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

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以立

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

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

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

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

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

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

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

將姓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

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

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

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

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

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

言陵君傳

史記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



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云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

信陵君傳

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君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間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姐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姐父為人所殺如姐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哀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姐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姐如姐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  
韞天呂忱曰韞盛弩矢○索隱曰韞音蘭謂以盛  
矢如今之胡麗而短也呂姓沈名作字林者為公  
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  
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與侯  
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  
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  
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  
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  
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信陵君傳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  
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  
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  
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  
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婦除自迎執王人之  
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  
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  
曰負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



沐邑

索隱曰鄆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

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

於賣漿家

徐廣曰漿或作罍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

公子欲見兩人

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

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

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

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

信陵君傳

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

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

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

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

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

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曰史往失其名

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敞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

信陵君傳

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怒也。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

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

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

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

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

朝，幽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



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蘇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君傳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八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

陳縣。

正義曰：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



恐壹舉兵而滅楚歎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  
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間  
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  
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  
或依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  
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  
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王使成丘橋守事於  
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

春申君傳

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

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社大梁之門

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

頓挑徐廣曰燕頓挑縣有挑城入邢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魏

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

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燕秦云

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

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

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

地理志平丘縣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

屬陳留仁闕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而魏氏服王又割濮



磨之北徐廣曰滌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

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

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

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

負人徙之衆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言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六百甲君傳

禮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

有臺臺地名于水邊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索隱曰于

處地各于水邊也正義曰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

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於

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盞乃

開渠曰示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

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

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兔兔遇大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

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

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

犬索隱曰選天歷反薨音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

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

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

春申君傳

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

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

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

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

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

陵礪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

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

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

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

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

去春申君傳

言力能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

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

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夫以

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廣

曰遲一作遲臣為王慮

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

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



城而上蔡乃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  
矣王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  
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  
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  
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  
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春申君傳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  
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  
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  
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  
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  
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三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地，又非趙境，並蓋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

春申君傳

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濱四從五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

史記卷八十一



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自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外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

春申君傳

今魏州觀城縣也。

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之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

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旨也。而攻楚不便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

曰。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

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

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

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

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

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  
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  
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  
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  
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  
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  
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

春申君傳

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  
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  
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  
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三言之楚王楚  
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  
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  
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



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

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无望猶不望而忽至又有毋望

之禍索隱曰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无當

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

正義曰謂吉凶勿念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

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

日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

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

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

春申君傳

意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

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

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

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

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二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

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

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

年秦始

皇九年

百



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  
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  
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  
云考列王無子設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  
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書語曰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春申君傳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列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

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

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

索隱曰世本昭子聞雎辯口索隱曰襄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

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

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攻擊雎折脅搯齒索隱曰搯音



折其脅而又睢佯死即卷以篋索隱曰篋謂韋狄之傳也用之以累其屍也  
置則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洩也溺音年吊反洩音所  
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篋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  
出棄篋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  
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  
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王稽問  
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  
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

范睢系澤傳

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

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

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二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

名也蓋岡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

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

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魏州湖城縣

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

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

穰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項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



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諸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死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于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其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荀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

范睢蔡澤傳

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二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之饌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其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子成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



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  
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也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以留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曾不足以當楨質索隱曰楨音陟林反楨者承楨也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楨質也而  
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

范雎蔡澤傳

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

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

薛綜曰將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龍云琢玉朴也此四寶者

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

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

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

心邪徐廣曰一作既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亡其言

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

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

○索隱曰徐按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

戰國策文也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正義曰永巷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

范雎蔡澤傳

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為寡人日暮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

然不敏索隱曰鄭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

徐廣曰然變色易容者索隱曰鄭玄云秦王屏左右

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

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



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正業也。今臣驕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頽

世唯不澤傳

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羗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蕭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



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  
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  
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  
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  
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素隱曰能謂姦臣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  
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  
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

范滂蔡澤傳

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  
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  
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立音囿○索隱曰而存  
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  
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  
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  
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

故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承久無復甘泉之名失甘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嶷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塞門也在雍



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

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

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

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

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

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疆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

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

所失也秦王蹠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

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范雎蔡澤傳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

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

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

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

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賁音側奚反言為盜賁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

范睢蔡澤傳

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如石桂虫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北斷太

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

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二正義曰新鄭已

澤潞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

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曰益親

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

范睢發澤傳

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

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

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

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伐國莫

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

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

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故反

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帝。蓋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睢爲小子。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

范睢蔡澤傳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嘗有  
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  
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  
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  
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為立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立墓亦  
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  
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  
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  
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范睢蔡澤傳

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  
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其坐且其前令兩黥徒夾而  
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  
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  
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  
可知者二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殯故稱晏駕章昭曰  
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  
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  
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



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  
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  
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懼  
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  
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  
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  
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  
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  
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  
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  
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范雎蔡澤傳

睚眦之怨必報

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

范雎

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徐廣

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

高平拔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

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

周相王以與鄭紀年云鄭疾使反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

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

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

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

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

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于，爲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

范雎蔡澤傳

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簦，二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



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  
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  
陘拔之索隱曰陘音刑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  
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  
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  
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書孟喜志  
服馬也鄒氏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  
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  
而不知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  
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橐請罪秦之法任人

沈唯蔡澤傳

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  
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  
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特禮曰王小大甚眾

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

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度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

視而笑曰先生曷皇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偁偁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

皇謂皇如蜎虫也。巨肩有巨於項也。蓋項低而有脊也。偁其例反。臆頰臆臆羸羸。羸手

臆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臆音徒回反。臆頰謂顏貌。臆回若臆梧然也。羸音烏曷反。臆羸謂臆羸謂臆羸。

范雅蔡澤傳

又羸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

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

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

也。刺齒二字當作齒。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助齒肥謂食肥肉也。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指讓入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

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斂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斂訓曲故云曲脚也。間應侯任鄭安平王

穉曰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斬。蔡澤乃西入秦將

穉曰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斬。蔡澤乃西入秦將

穉曰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斬。蔡澤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指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

范蔡澤傳

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睢廣本無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絀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



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  
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  
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  
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只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然為霸主強國不辭  
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  
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

足維蔡澤傳

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  
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  
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  
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  
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  
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  
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  
放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  
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  
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  
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修辱而身  
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  
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  
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博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

毛離蔡澤傳

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  
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  
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  
白結反又音  
豐雞反批患謂擊而  
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  
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  
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  
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

妃唯蔡澤傳

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徐廣曰一作啗○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音賁也噉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所然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



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

范雎秦策傳

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狼章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孫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莊固奔指曰：博，縣於投也。○索隱曰：言夫博，奔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窮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押。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撻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

范睢蔡澤傳

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白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元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

范雎蔡澤傳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二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凡惡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

范雎於齊折節相也  
蔡澤因於趙被逐奔燕是也  
惡音烏  
激音激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而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三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